

晚明
筆記

五
雜俎



下

黃
煥
文

國學珍本文庫

— 第一集第三十種 —

陳留謝肇淛著

五

雜

組

襟霞閣主人重刊

中央書局總經售





國學珍本文庫

國學珍本文庫
 第一集 第十三種
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初版

五雜組 全一冊

分售：定價大洋八元

著作者 陳留謝肇瀾
 校訂者 續溪章衣萍
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
 發行者 中央書店
 分售處 各大書局
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

中央書店總店
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



五 雜 組 卷九

陳留 謝肇淛著 虞山 襟霞閣主校

物部一

莫靈於龍。人得而豢之。莫猛於虎。人得而檻之。有欲故也。故人而無欲。名利不能羈矣。

相人之書。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。皆貴。大如龍鳳則大貴。小如龜鶴猿馬之類。亦莫不異於常人。夫人爲萬物之靈者也。今乃以似物爲貴耶。此理之所必無也。

龍性最淫。故與牛交。則生麟。與豕交。則生象。與馬交。則生龍馬。卽婦人遇之。亦有爲其所污者。嶺南人有善致雨者。幕少女於空中。驅龍使起。龍見女。卽

迴翔欲合。其人復以法禁。使不得近。少焉。雨已霽足矣。

王符稱世俗畫龍。馬首蛇尾。又有三停九似之說。謂首至膊。膊至腰。腰至尾。皆相停也。九似者。角似鹿。頭似駝。眼似鬼。項似蛇。腹似蟹。鱗似魚。爪似鷹。掌似虎。耳似牛。然龍之見也。皆爲雷電雲霧。擁護其體。得見其全形者罕矣。

俗有立夏分龍之說。蓋龍於是時。始分界而行雨。各有區域。不能相淪。故有咫尺之間。而晴雨頓殊者。龍爲之也。又云。龍火與人火相反。得溼則然。得水則燔。惟以火投之。則反熄。此亦不知其信否也。

淮南子言。萬物羽毛鱗介。皆生於龍。故有飛龍。應龍。蛟龍。先龍。之異。而四族分焉。其言甚怪誕。余嘗笑劉媪息大阪下。有龍據其上。而生高祖。則劉氏子孫。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。然聖人繫易於龍。取象不一而足。道德如老子。乃得猶龍之譽。其尊敬之亦至矣。而古乃有豢龍。御龍。屠龍。者何耶。豈亦種類貴賤

不同。如人之有上知下愚。天子匹夫者耶。夫聖人無欲。而龍未免有欲。故終不能離夫物也。

萬曆戊戌之夏。句容有二龍交。其一困而墮地。矢矯田間。人走數百里。競往觀之。越三日。風雷挾之而升。

司徒馬恭敏治河日。於淮濟間得一龍蛻。長數十尺。鱗爪鬣角畢具。其骨堅白如玉。俗相傳云。龍由蛟蜃化者。壽不過三歲。

龍生九子。蒲牢好鳴。囚牛好音。蚩吻好吞。嘲風好險。睚眦好殺。屨屨好文。狴犴好訟。狻猊好坐。霸下好負重。此語近世所傳。未考所出。而博物志九種之外。又有憲章好囚。饕餮好水。蟋蜴好腥。蠻貊好風雨。螭虎好文采。金猊好烟。椒圖好閉口。蚺蛇好立險。鰲魚好火。金吾不睡。亦皆龍之種類也。蓋龍性淫。無所不交。故種獨多耳。

麟之長百獸也。以仁。獅子之服百獸也。以威。鳳之率羽族也。以德。而鷓之懾羽族也。以鷙。然麟鳳爲王者之祥。獅鷓僅禁籙之玩。君子宜何居焉。

唐開元中。有鳳逐二龍至華陰。龍墮地。化清泉二道。其一爲鳳爪傷流血。泉色遂赤。今其地有龍骨山云。故老謂鳳喜食龍腦。故龍畏之。今世所傳。爲王啖龍圖。蓋本此也。夫鳳非竹實不食。而亦嗜龍腦耶。

物之猛者。不能相下。如龍潛水中。以虎頭投之。則必驚怒簸騰。淘出之。乃已。西域人獻獅子。有繫井傍樹者。獅子徬徨不安。少頃風雨晦冥。龍從井中飛出。是交相畏也。

鳳麟皆無種而生。世不恆有。故爲王者之瑞。龍雖神物。然世常有之。人罕得見耳。但以一水族。而雲雷電風雹。皆爲之驅使。故稱神也。潛見以時。大小互用。上可在天。下可在田。故聖人獨以屬之乾道。

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。一云卽神羊也。然神羊見於神異經。其言誕妄。不足信。攷歷代五行四夷志。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。史不絕書。而獬豸無聞焉。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。自楚文王服獬豸冠。而漢因之。相沿至今。動以喻執法之臣。亦無謂矣。

皋陶治獄不能決者。使神羊觸之。有罪卽觸。無罪卽不觸。則皋陶之爲理。神羊之力也。後世如張釋之于定國。無羊佐之。民自不寃。豈不勝皋陶遠甚哉。永樂中曾獲麟。命工圖畫。傳賜大臣。余嘗於一故家得見之。其身全似鹿。但頸甚長。可三四尺耳。所謂麇身牛尾馬蹄者近之。與今俗所畫。迥不類也。獬豸爲世未必有此獸。如果有之。旣曰神羊。則其形當似羊。不應如世所傳。

宋嘉祐間。交阯貢麒麟二。狀如牛。身被肉甲。鼻端有角。食生芻果。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。旣至樞密使。田况辨其非麟。答詔止稱異獸云。時以爲得體。

沈存中筆談亦載此。而誤以爲至和中。沈又疑其爲天祿云。

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。其不可馴者。盛以樊籠。有鸞鳥高六七尺。諸禽獸皆畏之。不知其何名也。獨無虎豹獅子之屬。相傳先朝皆蓄以備遊翫。至今上中年。尙有虎數隻。一夕上夢虎齧左足。覺而腓痛。疑其祟。令司苑者勿與食。餓殺之。內一虎甚大。長丈許。餓至二十四日方死。呼聲動地。自是不復畜焉。

新安有衆逐虎。虎竄入神祠中。見土偶人。龐然大物。搏之偶踣。而壓虎腰折焉。衆生得虎。時丁應泰爲令。以爲異政。通於神明也。爲新其祠。且令百姓歌謠之。

山民防虎者。有崖口缺。虎常躍入。迺以巨絙縱橫而空懸之。虎躍而下。浮冒絙上。四足插空。不能作勢。終不能脫矣。又有以繭布地。及橫施道側者。虎頭觸之。覺其黏也。爪之不得下。則坐地上。俄而遍體皆污。怒號跳撲至死。萬曆辛

亥。閩西北多虎暴。三五爲羣。余時爲先室治兆。從者常遇之。殆者數矣。後郡公募人捕之。旬日中格三虎。自是無患焉。

江陵有羆人。能化爲虎。又有羆虎還化爲人。

虎據地一吼。屋瓦皆震。余在黃山雪峰。常聞虎聲。黃山較近。時坐客數人。政飲酒滿樽。號然之聲。如在左右。酒無不傾。几上者。時謝于楚在坐。因言近歲有壯士守水碓。爲虎攫而坐之。碓輪如飛。虎觀良久。士且甦。手足皆被壓不可動。適見虎勢。翹然近口。因極力擊之。虎驚。大吼躍走。其人遂得脫。余謂昔人捋虎鬚。今人乃舐虎卵乎。真無獨有偶。衆皆絕倒。

胡人射虎。惟以二壯士。彀弓兩頭射之。射虎逆毛則入。順毛則不入。前者引馬走避。而後者射之。虎回則後者復然。虎雖多。可立盡也。中國馬見虎。則便溺下不能行。惟胡馬不懼。獵犬亦然。何景明有獵犬咋虎詩。蓋邊方畜也。

戚大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。繫以鐵絙內檻中。日令屠者飼肉十斤。屠苦之。賂一醫者爲告免辦。醫諾之。無何戚有目疾。召醫。醫言惟生虎目可療。遂殺虎。取目後。戚目疾雖瘳。而不虞醫之詐也。

獸之猛者。獅子之下有扶拔。有駁。有天鐵熊。皆食虎豹者。扶拔見諸史書。常與獅子同獻。似之而非也。詩云。隰有六駁。易爲駁馬。管子曰。鵠食蝟。蝟食駁。驘食駁。駁食虎。太平廣記所載。似虎而略小。食虎能盡。是已。天鐵熊似熊而猛。常挾虎而嗜其腦。唐高宗時。加毗葉國獻之。能擒白象。又有酋耳亦食虎。而魏武所遇。跳上獅子頭。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。大如狗者。又不知何獸也。

水牛之猛者。力皆能鬪虎。虎不如也。宣德間。嘗取水牛與虎鬪。虎三撲而不中。遂爲牛所舐而斃。余鄉間牧牛不收。嘗有觸虎於巖石上。至死不放者。迨

曉力盡。牛虎俱斃。禁苑又有鬪虎騾。高八尺。三踢而虎斃。又劉馬太監從西番得黑騾。日行千里。與虎鬪。一踢而虎死。後與獅鬪。被獅折其脊死。劉大慟。騾能鬪虎。古未聞也。

滇人蓄象。如中夏畜牛馬然。騎以出入。裝載糧物。而性尤馴。又有作架於背上。兩人對坐宴飲者。遇坊額必膝行而過。上山則跪前足。下山則跪後足。穩不可言。有爲賊所刦者。窘急語象以故。象卽捲大樹於鼻端。迎戰而出。賊皆一時奔潰也。惟有獨象。時爲人害。則穿而殺之。

獅子畏鉤戟。虎畏火。象畏鼠。狼畏鑼。

今朝廷午門立仗。及乘輿鹵簿。皆用象。不獨取以壯觀。以其性亦馴警。不類它獸也。象以先後爲序。皆有位號。食幾品料。每朝則立午門之左右。駕未出時。縱遊翫草。及鐘鳴鞭響。則肅然翼侍。俟百官入畢。則以鼻相交而立。無一人

敢越而進矣。朝畢。則復如常。有疾不能立仗。則象奴牽詣它象之所。面求代行。而後它象肯行。不然終不往也。有過或傷人。則宣勅杖之。二象以鼻絞其足。踣地。杖畢。始起謝恩。一如人意。或貶秩。則立仗。必居所貶之位。不敢仍常立。甚可怪也。六月則浴而交之。交以水中。雖仰面浮合如人焉。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。而晉唐業教之舞。及駕乘輿矣。此物質既麤笨。形亦不典。而靈異乃爾。人之不如物者多矣。

象體具百獸之肉。惟鼻是其本肉。以爲炙。肥脆甘美。呂氏春秋曰。肉之美者。有髦象之約焉。約卽鼻也。

獸莫仁於麟。莫猛於狻猊。（卽獅子）莫巨於獬豸。（長四百尺）莫速於角端。（日行一萬八千里）莫力於鬪鬪。莫惡於窮奇。（食善人不食惡人）新安樵者得小熊。大如貓。蹣跚庭中。犬至猛者見之。亦溺下。又長輿人得

一虎子。其隣家有犬。最警猛。初見亦怖溺。少選復來窺。又走。如此數四。至暮。則徑往咋殺之矣。

今熊羆之屬。世亦稀見。江南多豺虎。江北多狼。狼雖猛不如虎。而貪殘過之。不時入村落。竊取小兒。銜之而趨。豺凡遇一虎逐之。雖數晝夜不舍。必得而後已。故虎豹常以比君子。而豺狼常以比小人也。

萬曆壬子十月。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。二樵子遇之。不識以爲猪也。逐之。熊人立而爪樵者。衆呼逐之。躍出城外。竄大樹上。官聞遣兵捕之。土人素未識熊。懼之甚。圍而遠射之。莫能中。中者輒爲所接。折而擲之。良久。一裨將至。始曰。此山中習熊。力止敵一壯夫耳。無畏也。直至樹下。發矢一發而殪。郡向未有此獸。又入城中。亦一異事也。熊於字爲能火。可無祝融之慮乎。

昭武謝伯元言。其鄉多熊。熊勢極長。每坐必抓土爲窟。先容其勢。而後坐。

山中人尋其窟穴。見地上有巨孔者。以木爲桎梏。施其上。而設機焉。熊坐機發。兩木夾其莖。號呼不能復起。土人卽聚而擊之。至死不能動也。

熊行數千里外。每宿必有窩。山中人謂之熊館。虎則百里之外。輒迷不返。鹿之屬。則有麋。有麇。有麝。有麀。有麎。猴之屬。則有獐。有狢。有狻。狐之屬。則有狸。有貉。有獾。鼠之屬。則有貂。有鼯。有鼯。有鼯。有鼯。有鼯。而從鹿。雖似猿而從虫。鮫鯉似獺而從魚。古人作字當別有取義也。麇之性怯。飲水見影。無不驚奔。故人食其心者。多懼怯。不知所爲。蟹鼠前而兔後。趨則頓。走則顛。故常與印印距虛比。卽有難。印印距虛負之而走。蟹蟹得甘草。必以遺印印距虛也。號爲比肩獸。然世未嘗見之。宋沈括使契丹。大漠中有跳兔。形皆兔也。而前足才寸許。後足則尺許。行則跳躍。止則仆地。此卽蟹也。但又未見印印距虛耳。物之難博如此。狼亦負狙。今狼恆見。而狙不恆見也。

羸之爲畜。不見於三代。至漢時始有之。然亦非中國所產也。匈奴北地馬。驢游牝。自相交合而生。今北方以爲常畜。其價反倍於馬矣。爾雅翼曰。羸股有鎖骨。故不能生。俗又言羸骨無髓。故不能交合生子。皆非也。羸本驢馬野合所成。非本質也。交而生子。又不類父。大僅如犛。不堪乘載。故人禁之。不令交耳。漢元康中。龜茲王娶烏孫公主女。自以尙漢外孫。衣服制度。皆半倣中國。胡人相謂曰。驢非驢。馬非馬。若龜茲王者。所謂羸也。今作騾。說文曰。羸。驢父馬母也。騾。馬父驢母也。然騾驢爲神駿。而騾爲賤畜。可見人物稟氣於父。不稟氣於母也。又驢父牛母。謂之駝駟。見玉篇。

拾遺記云。善別馬者。死則破其腦視之。色如血者。日行萬里。黃者日行千里。夫馬已死矣。別之何爲。別而至於破腦。尙爲善別馬乎。此亦可笑之甚者也。余在齊久。其地多狼。多蝟。多蠶。多鼠狼。猶如犬。穴地中。常以夜定出田野。

覓食。雞鳴卽還。其行皆有熟路。土人覓其穴。置置於穴口。雞鳴時縱大嗾之。奔而入穴。卽獲焉。其肉膈甚。不能多啖也。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鵠之類。一習卽斷其喉。十百爲羣。皆齧殺無遺而後去。行走如飛。其氣腥惡。狗習之亦噦吐竟日云。

江南山中多豪猪。似野豕而大。能與虎鬪。其毛半白半黑。勁利如矢。能激以射人。人取以爲簪。云令髮不垢。

齊晉燕趙之墟。狐魅最多。今京師住宅。有狐怪者十六七。然亦不爲患。北人往往習之。亦猶嶺南人與蛇共處也。相傳天壇側有白狐。云千餘歲矣。鬚鬣如雪。時時衣冠與人往來。人知之亦無異也。一旦駕幸天壇請雨。匿數日不出。駕返復至。人問之曰。天子每出。百靈訶護。雖溝澮窟穴。皆有神主之。何所藏匿。然則安往。笑曰。直至泰山石竇中耳。與一縉紳交善。一旦張真人來朝。狐以帕